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荷马之志

Odysseus's Problem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

贺方婴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学文库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荷马之志

Odysseus's Problem i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

贺方婴 |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贺方婴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675-9100-4

I. ①荷… II. ①贺… III. ①史诗—诗歌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1106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

著 者 贺方婴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100-4/B·1183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πολιτικά

我(苏格拉底)跟得上你的道路吗?我说,你说的那门专业似乎指政治专业,而且还许诺把男子教成好的政治人?

就是就是,他(普罗塔戈拉)说,苏格拉底哟,这正是我的专职。

真漂亮,我说,你搞到的这门专业漂亮,要是你真的搞到了的话——我没法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尤其对你,——其实,我自己一直以为,普罗塔戈拉噢,这专业没办法教。可你现在却那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你的话。不过,为何我觉得这专业不可传授,没法由一个人递给另一个人,还是说清楚才好。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139a2-319b3



子曰：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书荣获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2018年“蒲衣子学术奖”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

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

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

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

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 21 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 年夏

“漫游者”(der Wanderer)说:为了从远处一下子看清我们欧洲的道德品质(Moralität),以使用别的、先前的或正在到来的道德品质衡量它,必须像一个漫游者所做的那样去做,即他为了要知道一座城里的那些塔楼(die Thürme)究竟多高,他离开了这座城。

——尼采,《快乐的科学》,卷五,格言 380(刘小枫译文)

献给我的外祖母，她动荡一生，却没有自己的名字……

前 言

一

《奥德赛》的谋篇布局令人着迷。

全诗的叙事以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出海找寻父亲踪迹开篇(前四卷),当时,伊塔卡城邦因国王奥德修斯远征特洛伊长达20年未归而陷入失序状态。一个政治体若没有王者在场,魑魅魍魉必然蠢蠢欲动,贵族子弟们以向奥德修斯妻子佩涅罗佩(Penelope)求婚为名,每日在王宫中饮酒作乐,狎戏宫婢。这些求婚人还密谋杀死已经成人的王子特勒马科斯,审慎的王后佩涅罗佩无计可施,只能隐忍拖延。

伊塔卡城邦危机重重,偷偷离开家乡寻找父王的特勒马科斯先是去了皮洛斯城(Pylos,第三卷),后来到了斯巴达(第四卷)。在那里,国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兴致勃勃地给这位异乡王子讲述了自己所见过的人间最好的地方利比亚是什么样子(4.85—89)。

直到第五卷,诗人才让王者奥德修斯正式出场。当时,他孤身滞留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的仙岛已经7年,泪水涟涟思念故乡。20年前随他出征的伊塔卡子弟兵们全都命丧异乡。

第五卷到第十三卷可以“奥德修斯的归程”为题。从结构上看,算是《奥德赛》戏剧的第一幕,而前四卷仅仅是序幕。诗人在第一幕就让我们看到,奥德修斯所经历过的返乡之旅何其艰难,而这一经历无异于奥德修斯政治德性的历练。

二

整个第五卷至第十三卷的叙事发生在费埃克斯人(Phaeacians)的城邦费埃克斯(Phaiakis)。正是在费埃克斯人的这个岛国,奥德修斯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从这里再次起航返回故土伊塔卡。

费埃克斯人本来居住在陆上,与圆目巨人族为邻。由于圆目巨人族野蛮强横,费埃克斯人虽然有王者和家长式的政体,还擅长生存技艺,仍不敌强邻欺侮,被迫迁离大陆,来到孤悬海上的斯科里埃岛(Scheria),建立了新的海岛城邦。

圆目巨人这个族群与费埃克斯人的新城邦分别以陆地和海洋为基础,在今天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不过是我们这些后现代人的自我代入。因为费埃克斯人崇拜技术,以智识治邦,有高超的航海术、耕作术、纺织术,再加上这个城邦位于远离大陆的海岛,看起来颇像是近代哲人发明的乌托邦。费埃克斯是否就是后世乌托邦文学的滥觞,还不好说,但至少在奥德修斯眼里,费埃克斯城正是人世间的最佳城邦,因为他曾情不自禁地赞颂说:

在我看来,这是最最美好的东西(τοῦτό τί μοι κάλλιστον 9.9)。

对一个真正的王者来说,“最最美好的东西”除了是“最美的”政治体,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对一个政治体来说,何谓“最

最美好”或“最佳”(κάλλιστον)呢? 笔者将这个问题称为“奥德修斯问题”。

再看特勒马科斯这边,斯巴达王继续在向未来的王者讲述他眼中的最佳城邦。尽管诗人并未着墨,我们能够体会到,斯巴达国王所讲述的最佳城邦与奥德修斯眼下看到的费埃克斯城有一种对应关系:虽然都是最佳城邦,却有品质上的差异。

应该说,诗人荷马让我们看到,在不同德性的王者眼中,最佳城邦有相当大的差异。利比亚城在陆上,其丰饶出于自然所赐,而费埃克斯城孤悬大海,其丰饶则来自费埃克斯人擅长的生存技艺。换言之,这个孤悬大海的岛国是凭靠人为技艺打造出来的最佳城邦。

通常认为,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是雅典民主时期的智术师提出的政治思想主题,现在我们恐怕需要修改这样的看法,因为,这个主题在荷马笔下已经出现了。

三

可以说,《奥德赛》的前四卷作为序幕引出了何谓天下的最佳城邦问题。

在《奥德赛》前四卷先后出现了三种天下城邦,即伊塔卡、皮洛斯和斯巴达。它们代表着三种现实的城邦样式,即失序的城邦、虔敬的城邦、欲望的城邦。如果利比亚与费埃克斯分别凸显了自然富足与人为技艺的对比,那么,伊塔卡、皮洛斯和斯巴达的对比则凸显了城邦的政治品质的优劣对比。

失序、虔敬、欲望呈现了三种政治状态,但显得并不是平行的对比关系。生活得虔敬与生活在欲望之中形成对比,而失序对应有序,但虔敬的皮洛斯是有序的城邦吗? 斯巴达国王眼中的利比亚与奥德修斯眼中的费埃克斯是有序的城邦范例吗?